



# 江阴追鸟

陶青

惠刚是小学老师，供职于北溧中心小学，教语文和体育，同时兼做少先队总辅导员的工作。业余时间，惠刚喜欢摄影，而且他的摄影有一个永恒的主题，就是千姿百态的鸟雀。惠刚爱鸟、怜鸟，常年痴迷拍鸟。

一副三脚架、一套迷彩服，便是一副惠刚拍鸟的全部家当。

## 二

香山脚下有片樟树林，距黄家圩不远，樟树高大粗壮、枝柯交错，望之葱郁。一次惠刚寻鸟经过此地，见樟林里栖落着不少大大小小的鹭鸟，有的白、有的灰。它们或在树冠上空低翔、或在樟树枝头跳跃，闪转腾挪，好像一缕缕云彩在舞蹈。惠刚找了块高地，端起相机一阵狂扫，可令他遗憾的是，出来的照片太“水”，缺乏意蕴和冲击力。回家后，惠刚找来几根宽窄适中的木板，截成几十块脚踏板，每块长约一拃。他在林中看好一棵最高的樟树，把几十块脚踏板从下到上固定在树干上，自己则缘着踏板，交错着向上爬升。终于爬到樟树最高端的分叉处了，惠刚喘口气，一屁股坐了上去。在这里，鹭鸟纷飞的景象尽收眼底。惠刚说，自从占据了樟林制高点，把自己也变成一只鹭鸟后，他拍出的鹭鸟姿态各异，画面质量明显较以前强了许多。

爬树也不总是轻而易举。毕竟80公斤重的人呢，每次上去，惠刚都累得腰酸背痛，何况还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一次，惠刚正聚精会神拍摄一对白鹭，“啪”地一声，一条大蛇从天而降，把他吓得不轻。这之后，惠刚花钱在樟林中搭了个观鸟塔。观鸟塔用金属脚手架搭成，10多米高。塔的最高层是个2平方米大小的平台，远远高出树冠，四周罩着密密的黑网，网的每一面都开

惠刚的老家在北溧（属属顾山镇），地处江苏江阴东乡，那一带地势低洼、是一片广袤的水乡泽国，当地人特地造了个“溧”字，用以形容自己多水的故乡。北溧的水确实多，那里的地名大多与水有关，如黄家圩、蒋家圩、相家圩等。水多，环境好，各种各样的鸟便多了起来。惠刚的老家黄家圩四面环水，只一座小桥与外界沟通，他家的门前是条河、屋后是竹林。惠刚小时候见得最多的便是河边的水鸟，再有就是竹林里叽叽喳喳的雀鸟。他至今还记得鸟儿飞过水面、掠过竹梢时那轻盈的身姿，惠刚说，杜鹃鸟一叫，他的童年就回来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惠刚师范毕业，走上了北溧中心小学的讲台。这是一所百年老校，三面临水，极似惠刚老家。校园内花木扶疏、鸟鸣啾啾，惠刚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，教学之余，便在校园用相机为鸟雀留下美丽的情影。惠刚觉得，这些鸟雀姿态高洁、气宇不凡，每一只都是可爱的精灵。

10多年一晃而过，惠刚的拍鸟事业风生水起，他的拍鸟地盘也从校园扩至黄家圩，再扩至赤岸村，继而扩大到北溧全境。电脑里存放着惠刚近些年的拍鸟成果，寻常的灰椋鸟、燕子、白头翁、鹭鸟，珍稀的白脊鸬、棕背伯劳、斑背燕、黑翅长脚鹬、水雉等，林林总总的鸟雀，都在惠刚的镜头里占着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惠刚介绍，目前北溧的本土鸟类约有上百种之多，仅鹭鸟就有白鹭、苍鹭、夜鹭、池鹭、牛背鹭等，经他之手留下照片的，起码有六七十种以上。说起来不免让人诧异，一部普通相机、一个长镜头头、

“青山行不尽，绿水去何长。”八百里清江，八百里画廊。在湖北恩施，清江仿佛一条玉带，绾起两岸的山峦、田野和村落，迤迤连绵，延展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水画卷。春天和朋友相约，坐船游览清江，只见两岸青翠欲滴，屏屏如画，石峰雄奇……坐在游船上，默默感受着青山绿水的围抱，有许多唯美的意象在心头升起。高峡出平湖。清江库区提高了水位，一些山坡形成水中岛屿。树林紧贴水边生长，有点像海边的红树林。河水映照着田园和树荫的倒影，波光粼粼，一片梦里水乡。正值春忙时节，不时有有机小船驶过平静的水面，惊起一群水鸟。白鹭、鸳鸯、野鸭、江鸥、鱼鹰等，时而在空中盘旋，时而落在水中森林嬉游，为这片水域增添了勃勃生机。

## 春游清江

范建生



清江山水烟雨迷蒙，妙曼绮丽。张远明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着两个小孔，用以置放相机镜头，而镜头下面就是鹭鸟的家。观鸟塔搭成后，惠刚会在早晨5点到8点、下午4点到傍晚7点之间攀上塔顶平台，猫着腰，一待就是几小时。那以后，凭借几近零距离的拍摄，惠刚镜头下的鹭鸟现出了别样风采。为了拍摄这些精彩瞬间，惠刚尝够了寂寞的煎熬，还有初夏成群结队蚊虫的侵袭。

观鸟塔搭在樟林中，观鸟亭则建在藕塘边。藕塘是赤岸村东北面的一片水塘，约有120亩左右，水塘里植有成片的莲藕。每年春天，广阔的藕塘不但吸引了喜鹊、斑鸠、白头翁、黑水鸡等大量本土鸟类，更成为赤麻鸭、伯劳、水雉等众多候鸟的加油站，它们在这里觅食、歇息，为漫长的征途补充营养、积蓄体能。观鸟亭是赤岸村建造的。村里投资15万元在藕塘边打造了这样一座双层观鸟亭，集护鸟、科普、环保教育于一体，提升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水平，也为惠刚倡导的生态教育注入了鲜活内容。这些年来，在北溧中心小学的支持下，惠刚倡导成立了少年科学院，从鸟类研学和环保教育做起，将爱鸟、护鸟融入少先队活动体系，大力开展生态教育。同学们跟着惠刚观鸟、拍鸟，倾听大自然的心跳，并利用节假日走上街头宣传鸟类知识，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。

## 三

春天说到就到，每逢此时，惠刚会告别汽车、开起电瓶车，生怕惊扰鸟雀恬静的生活。天朗气清，惠刚带着“少科院”成员来到藕塘，他们要对这里的鸟类进行新一轮调查。如今的藕塘已成为“少科院”的校外实践基地，学生们或端相机、或持望远镜，屏心静气、仔细观察，并不时喃喃低语、相互交流。惠刚说，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，北溧的鸟儿就越来越多，今年藕塘里的鸟儿就比往年多了好几种，仅黑水鸡就有100多只，称得上是黑水鸡的乐园了。

清明在家，忽然接到惠刚的电话，说上午有群黑翅长脚鹬光顾藕塘，共14只。黑翅长脚鹬属候鸟，黑白腹，长着一双红色的长腿，身材高挑。惠刚在电话里说，长脚鹬在迁徙途中一般只在“加油站”停留几个小时，让我们快去。

于是和朋友一起上路，约摸一小时后，到达藕塘。长脚鹬还没启程。惠刚示意我们放

慢脚步，说长脚鹬胆小，不要惊动了它们。我们在距藕塘10米的地方停下，举起手中的望远镜，仔细观察起来。长脚鹬排着宝塔形的队伍，双脚涉水，正低头在水里搜寻着食物，俄顷，又抬起头，在水中慢慢踱步，仿佛一组美丽的五线谱，姿态颇为优雅。我们痴痴地看着，惠刚则在边上不停地按快门。大约过了10来分钟，领头的那只鹬鸟忽然双肩一耸，两脚随即在水中踩出几点水花。紧接着，两道黑色的弧线一闪而过，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，鹬鸟一声鸣叫、飞上了蓝天。其它长脚鹬见状，纷纷紧随其后，振翅高飞。

我们怔怔地立在塘边，目送长脚鹬飞去。许是留恋藕塘的环境吧，一开始，长脚鹬飞得并不快，只在水塘上空盘旋。它们频频扇动翅膀，双脚笔直地伸向后方，用自己流畅的身姿在空中写下一首优美的诗篇。慢慢地，长脚鹬加快了飞行速度，不一会儿便淡成一串小小的圆点，融进湛蓝，渐渐消逝在天边。

马边摄影

黄惠刚摄

左图：北溧中心小学少先队员在野外观鸟。黄惠刚摄



## 邂逅纳木错

孙仁寿



去纳木错那天，天公不作美。我们从拉萨出城不久，就下起了小雨。西藏的气温变化很大，有太阳时觉得特别晒，一旦天阴下雨，瞬间就变得特别寒冷，仿佛换了一个季节。

这是进藏几日来感觉最冷的一天，我们将准备的滑雪服和厚裤子都穿上了，即使这样，坐在车上还是觉得冷飕飕。车子慢慢爬升，翻越海拔5190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那根拉山口，让我们经历了一次身体素质的考验。

也许是诚心诚则灵的缘故，当我们成功翻越山口，顺利抵达纳木错湖畔时，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晴空万里的艳阳天。

纳木错湖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，是西藏第二大湖泊，中国第三大咸水湖。“纳木错”则为藏语，是“天湖”的意思。

我们乘坐景区的观光车直达纳木错湖畔。走下车，一汪湛蓝的湖水扑入眼帘，在洁白雪山的衬托下，摄人心魄。

我和妻子兴奋地在湖边走着，细细观赏这神奇的湖面。近岸处，湖水清澈见底，偶尔能见到鱼在水里游动跳跃；远一点，浅蓝色的湖水泛着珍珠似的浪花；再远一点，水天交界处，湖水蓝得格外纯粹，如光滑莹润

蜀地多名泉，唯雅安白马泉颇为神奇，自带天然灵性。潮涌时，水面漾起层层涟漪，顷刻间，石刻龙嘴、龙腮盈满泉水，洞中恍若抛珠滚玉，落地有声。潮退时，泉水缓缓下坠，洞中便传来“咕咚咕咚”的马蹄声，由远及近，仿佛骏马驰骋于乡野。“白马龙泉潮圣景”由此得名，成为雅安古八景之一。

沿雅安雨城陇西河而上，穿过临邛茶马古道，奔向林荫深处，但见一平旷之地深藏于崇山峻岭。薄雾缭绕，泉溪潺潺，恍若梦中世外桃源。唐代白马泉就栖身于此，迄今已逾1500年时光。跨过小石桥，白马泉石碑坊迎面耸立，两只元代年间的石狮分置两旁。不远处，古朴亭阁之中，俨然已见神秘的白马泉池。

泉池系石砌，呈方形，泉底巨石上镌刻着龙马浮雕和“龙洞”二字。四周回廊相连，“渊泽侯”石碑立于泉池之后。据载，南宋时雅州大旱，久不降雨，眼看庄稼绝收，知府大人至白马泉祈雨。几天后白马泉涨潮显灵，随之风雨交加，天降甘霖，禾苗陆续返青。消息传至朝廷，皇帝下诏敕封白马泉为“渊泽侯”。或许是白马泉蕴藏的神秘所吸引，我们怀揣期望而至。潭水平静如镜，没有潮涌的征兆。沙砾中嵌入的硬币，泛着细碎微光，仿佛一种虔诚的守候。趁此间隙，我仔细阅看石碑上的文字。白马泉古名龙渊、龙穴，《蜀中名胜记》记载：“雅州北面40里山谷

## 白马泉等潮

倪宏伟

中，涌泉深不可测，一日三潮，风浪如雷。昔日白马出田野内，云涌之复没，名曰白马泉。”

“涨潮了！”有人突然喊道，我折身回到廊亭，紧紧盯住水面，未见泉潮涌出。传说遇见涨潮是一桩幸事，会有好运相伴。不少人为此到白马泉碰运气，但等了大半天也未等到涨潮，只好怏怏而返。此时，有人沉不住气，到白马泉的其它景点游览。几个人还在固执守候，站在围栏旁边，小声说话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暂时离开到别处溜达。等泉，实在是需要平和的心态与定力。

白马寺因泉而得名，庙不大却很特色。观音像系一块巨石雕刻，坐于莲花凳之上，一半在庙中，一半在庙外，与后面的山体紧密相连。观音手中无净瓶，那净瓶就是石像前的一口古圣井。据工作人员讲，井里的水冬暖夏凉，富含多种矿物质，一直保持恒定的水位，不会枯竭。我们进庙的每个人都带了一杯水。只见工作人员拿一支细长的竹竿放入井里，然后缓缓舀出水，倒进旁边的纸杯。刚喝进嘴里，顿觉一股清凉的甘甜直沁肺腑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或许是没喝过这样甘冽的井水，我余兴未尽，又向工作人员要了一杯。

白马寺后，我正在坝子里踟蹰，泉池那边传来一阵喧闹，并伴随着“涨潮了”的呼喊。我赶紧三步并着两步跑过去。泉池正在涨潮，平静的水面已经翻滚起来，水线一节一节攀高，在池壁上留下明显的痕迹。侧耳聆听，隐约可闻珠玉滚落的声音。慢慢地泉水淹没了一颗石头，不一会儿装满泉池，顺着出口“哗哗”流淌。刚才还是羸弱的小溪，一下子恢复了充盈体态，水势变大。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泉潮，我激动不已，庆幸自己没有走远。约20分钟后，泉池开始退潮，水线慢慢下滑，湿润的印迹留在池壁上。潭水退却的途中，我们听到了洞中传来“咕咚咕咚”的声音，像马蹄疾驰，奔向未知的丛林和远方。小溪瘦弱下来了，泉池又恢复了当初的平静。此时，我们围观的人才敢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此行不虚，亲眼见证了白马泉涨潮，让等待的愿望没有落空。

“灵泉白马嘶芳草”。白马泉，古老而神秘，留下了无数游客观望的背影。人生或许就是一次等待，在执着和守候中逢遇奇迹，如白马泉的泉潮，至或不至，都是无法预知的机缘。

的宝石。

我们是幸运的，听说，1个小时前这里还是风雨交加，阴云密布。雨后的纳木错，天格外蓝，翻滚的白云在空中尽情舒展。连绵不断的念青唐古拉山在天际勾勒出一条优美的白色曲线，又好似身着白色盔甲的卫士，守护着纳木错这颗冰川上的明珠。

相传，纳木错是帝释天的女儿，与念青唐古拉山结为伉俪，相依为命。念青唐古拉山在北方诸神中最具权威，拥有广大的疆域和丰富的财宝。念青唐古拉山化为人形，着一身白色绸缎，头戴白色盔甲，身骑白马，右手高举马鞭，左手拿着念珠；纳木错骑着飞龙，腾云驾雾，右手持龙头禅杖，左手拿着佛镜。马与龙相亲相爱，相伴飞腾。

面对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，我和妻子默默无语，手牵着手沿着湖岸慢慢行走。

在湖边，我们看到两块巨石兀立，名为迎宾石。不远处，我们又看到三座小岛屿立于蓝湖之中，民间传说那是佛的化身。纳木错名气很大，是藏族人民心中的圣湖，许多善男信女不惜长途跋涉前来朝圣。他们一面用手捻珠，一面念念有词，绕湖转经，磕长头。

身处纳木错的美景中，我深感大自然造化之绝妙。山与水相依，冰雪消融、滋润湖水，湖水又养育了湖畔绿茵茵的丰美草场。更妙的则是雪域高原孕育出这块蓝白相间的宝镜。大自然赐予勤劳的西藏人一座座洁白的雪山，也赠予他们圣洁的湖水。雪山化作湖水，湖水奔往大江，流向大海。

左图：纳木错湖宛如蓝宝石般晶莹诱人。右图：纳木错湖宛如蓝宝石般晶莹诱人。赫加君摄（人民图片）